



蕭泰然與李敏勇的悲天憫人之音——打破政治禁忌的《1947序曲》和《啊～福爾摩沙》

●顏綠芬／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教授

我們敬愛的音樂家蕭泰然老師，在長期與病魔的搏鬥中，於今（2015）年2月24日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蒙上帝所召，擺脫病痛，揮別人世。我們哀傷、不捨，懷著真誠的心來紀念他。

蕭泰然（1938.1.1高雄～2015.2.24美國洛杉磯），高雄人，祖父是長老教會傳道師，父親是留日齒科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日本武藏野音樂院畢業、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CSLA）碩士。年輕時為傑出鋼琴家，並展現作曲才華，曾在臺灣師大音樂系專職。1977年赴美定居，曾被列為黑名單，不得返國。1980年代，為美加台僑譜出許多美麗的故鄉詩篇，1996年後多次受邀返鄉，展開更豐富的創作與演出活動。他的音樂逐漸擄獲台灣人的心，並遠播國際。代表作有鋼琴曲《幻想圓舞曲》、宗教作品《耶穌基督》、《浪子》，管弦樂《1947序曲》、《福爾摩沙》交響曲、三大協奏曲，安魂曲《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台語藝術歌曲《出外人》、《上美的花》、《永遠的故鄉》等，另有小提琴曲及數十首合唱曲。

勇敢挑戰二二八禁忌，寫下不朽史詩《1947序曲》

台灣解嚴之後初期，有關二二八的紀念音樂會，總是演奏西洋古典音樂，雖然許多感人肺腑的音樂超越時空、超越族群，像莫札特、貝多芬或布拉姆斯的樂曲。但是，在特別屬於台灣人的紀念日，台上唱著拉丁文或德文的安魂曲，總是無法真正觸動我們的靈魂。令人不禁感嘆，難道台灣沒有自己的紀念音樂嗎？難道台灣沒有作曲家能寫出回顧這段歷史的偉大作品嗎？的確，當時我們缺少關懷二二八事件的作品，也許，白色恐怖時期太久、濫捕濫殺太嚴重了，沒人敢碰這個題材。

1993年，原是林宗義醫師（二二八受難者林茂生之子）期許蕭泰然能為1995年（甲

午戰爭一百年)寫一首有關台灣歷史的曲子，而蕭老師毅然選擇了二二八這個主題，構思創作《1947序曲》。

為何說他勇敢挑戰這個主題呢？因為自1947年以來，台灣言論受箝制，二二八事件的談論更是百般禁忌，即使藝術創作亦要小心翼翼，否則動輒約談、禁演，甚至羅織入獄、判刑監禁。四十年後的1987年，終於解嚴了，但數十年的白色恐怖仍深植於人民胸中。年長的藝術家心中的顧忌仍未鬆綁，年輕一輩的對當年的悲劇一知半解，也未能有深刻體會。雖然公家也辦了不少二二八紀念活動，為這個主題而寫的大型樂曲仍無蹤影。蕭泰然身處美國多年，反而較能釋然，加上愛護他、支持他的台灣同鄉的鼓勵，讓他能充滿勇氣接受挑戰。

但是，在寫作期間，蕭泰然卻遭受到生命最大的挑戰，因為他的心臟大動脈血管瘤破裂了，生命垂危，醫生幾乎要放棄了。而曲子才寫了兩頁。在與死神搏鬥的過程中，蕭泰然虔誠的祈求上帝，這是個歷史任務，千萬要等到他將這首樂曲完成後，才能帶走他離開世間。也許，上帝聽見了他的祈禱，他大難不死、克服了一切，繼續走他未完成的創作之路。他在大病初癒後，撐著孱弱的身體，於1994年完成了《1947序曲》。

如同他之前的樂曲，蕭泰然的音樂總是呈現出濃濃的台灣情，這首《1947序曲》也一樣。全曲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管弦樂演奏，描述1947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音樂並無細部的描繪，而是賦予一種抽象的氛圍，一開始是令人震撼的破題，令人似乎感受到「風雨欲來」的緊張和槍彈四射的恐怖氣氛，接著沉穩下來的音樂，象徵著不安、無奈、哀愁與沉痛；音樂不間斷地連接到第二部分，由兩大段合唱組成，中間穿插第一部分的管弦樂段落作為呼應。

第一部分，中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a小調。以銅管、低音弦樂帶有附點音符的一段齊奏，加上定音鼓滾奏，奏出悲壯的吶喊，樂曲如洪濤般地向前推進。接著，由小提琴悠揚奏出的帶有哀戚的唯美旋律很明顯的是取材於台語歌謠《港邊惜別》。在過門樂段中浮現著另一首台灣民謠《一隻鳥仔哮啾啾》，一次再一次由木管吹出，扣人心弦的淒涼。接著是樂曲開始時候的第一個旋律的變化，一改原來樂段的緩慢寂寥，加快了速度，並豐富了管弦樂的色彩，在管樂、鋼琴以及弦樂三連音音型的樂聲中，音樂轉進悠揚寬廣的氣氛。

第二部分，從a小調轉成C大調。在前一部分尾奏後直接進入第二部分，首先由五部合唱呼喊出「I Lhas Formosa」（美麗島），然後鋼琴以上下行之琶音，在中音弦樂與雙簧管的對話聲中，開啟台灣詩人李敏勇的《愛與希望》的歌聲，先以鋼琴伴奏的女聲獨唱樂段「種一欖樹仔，在咱的土地…」與合唱團高歌「二二八這一日…」交替，再齊聲唱出「從每一片葉仔，愛與希望成長…」。這一段的合唱歌詞內容為：

I Lhas Formosa ! I Lhas Formosa !



種一欉樹仔，在咱的土地，不是為著恨，是為著愛。
種一欉樹仔，在咱的土地，不是為著死，是為著希望。
二二八這一日，二二八這一日，你我做伙來思念失去的親人。
從每一片葉仔，愛與希望在成長。
樹仔會釘根在咱的土地，樹仔會伸上咱的天。
黑暗的時陣，看著天星，在樹頂，在閃爍。

在合唱之後，樂曲再度回到第一部分的部分樂段。在終場前，合唱團再度呼喊「I Lhas Formosa」，緊接著轉而為民謠風的樂段，以及合唱團齊聲高歌《臺灣翠青》（鄭兒玉牧師詞）至尾聲。《臺灣翠青》的歌詞如下：

太平洋西南海邊，美麗島臺灣翠青。
早前受外邦統治，獨立今在出頭天。
共和國憲法的基礎，四族群平等相協助，
人類文化，世界和平，國民向前，貢獻才能。

《臺灣翠青》這段音樂，蕭泰然在書寫之初，即希望能成為大家共同的歌曲，旋律簡樸流暢，令人容易上口，配樂也肅穆莊嚴，頗有國歌風格。二十年下來，已受到許多民眾肯定。也許有朝一日，能真正成為台灣人的國歌。

紀念陳文成的《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

蕭泰然的作品，除了豐富的教會音樂、鋼琴、小提琴、室內樂曲，以及大部頭的管弦樂作品以外，還有許多突破國內禁忌、關懷受難者的創作，例如《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鎮魂曲」原文 *Requiem*，我們常見的譯名是「安魂曲」，「鎮魂曲」只是另一個譯名。安魂曲是個音樂類型，在西方音樂史上已經超過至少四百年的歷史了。*Requiem* 原本是「亡者彌撒」，深具宗教性、儀式性意義，歷經了不同世代的發展，到了二十世紀，有的作曲家已不再拘泥於拉丁文的固定歌詞，反而擷取世俗詩詞，將安魂曲這個樂種擴展到超越宗教、超越儀式、超越亡者彌撒的範疇。因此，二十世紀的安魂曲除了做為一種宗教信仰的告白以外，有的是「做為一種正視死亡與慰藉的詩情」，有的是「做為一種社會關懷、反戰與國殤」，或是「做為一種時代與文化的省思」（參閱曾瀚霖，《安魂曲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著名的安魂曲如英國布列頓（Benjamin Britten）的《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波蘭彭德瑞茲基（Krzysztof Penderecki）的《波蘭安魂曲》（*Polish Requiem*）等。

《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是蕭泰然再一次與詩人李敏勇合作的大作，是為了紀念陳文成博士而寫的樂曲。陳文成是一位優秀的台灣青年，1950年出生於台北

林口三塊厝，先後就讀大同初中、建國中學、台灣大學數學系。台大畢業後，1975年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深造，在很短的時間內，二十七歲（1977年）就獲得博士學位。他陸續發表幾篇重要論文，備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對統計學的理論發展，有相當的貢獻，並獲聘為卡內基美隆大學統計學的助理教授。陳文成不只是個學業優異、專業傑出的學者，也是充滿正義感、對故鄉的民主發展非常關注的青年。在美國期間，陳文成對台灣的民主運動和人權運動投注許多心力，卻也因此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高度關切的黑名單。1981年5月20日，陳文成攜妻、子返台探親，7月2日早上被警備總部約談，7月3日凌晨陳屍於台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旁，引起社會震驚。種種線索顯示，陳文成極可能被政治謀殺，當年還是戒嚴時期，不管各方如何努力，都無法破案。這位有著遠大前途的優秀台灣青年，才三十一歲的生命竟如此殞落在自己的故土上。

為了紀念這位熱愛鄉土、為台灣前途犧牲的人才，海內外台灣人踴躍捐款，於1984年計畫成立陳文成文教基金會。然而，基金會申請立案一事，政府單位卻以「命案未破」為由，屢次刁難、駁回申請。歷經多年的奔波籌劃，1990年5月31日始以名稱「財團法人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獲准立案。遲至2000年新政府成立後，才於7月31日獲核准正名為「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距命案發生，已超過十九年了。

蕭泰然接受基金會委託作曲，是為了紀念陳博士的逝世二十週年。蕭泰然的好友莊傳賢記錄了他醞釀此曲的經過：「在深思後，以陳文成的死為動機的鎮魂曲開始在作曲家的腦海醞釀，此刻作曲家堅持這樣的曲子，雖然名為鎮魂曲（鎮魂曲為日文安魂曲的漢字），但是為了紀念台灣島嶼上的無數受難者的曲子而言，不應該僅是擷取傳統西方安魂曲的拉丁文譜詞，甚至這首曲子不會是單純的宗教歌曲；相反的，利用台灣島嶼上的語言進行創作，更能凸顯這首曲子向受難者致意的動機。」（「島國的旋律《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DVD解說第5頁），於是和多年合作的詩人李敏勇再度攜手。李敏勇依照作曲家的信念，著手整理出四首詩，曲名應是《啊～福爾摩沙》，副標才是「為殉難者的鎮魂曲」，四段詩如下：

一、你若問起

你若問起島嶼台灣的父親 我欲講天是台灣的父親

你若問起島嶼台灣的母親 我欲講海是台灣的母親

你若問起島嶼台灣的過去 我欲講血伶目屎滴佇台灣的過去

你若問起島嶼台灣的未來 你欲講新的世界是台灣的未來

對著天對著海 對著過去對著未來

你我做伙來開採 Ilhas Formosa

美麗的記號印佇你我的心內



二、記憶恰感念

咱欲為每一位受難者雕刻一座紀念碑

咱欲為每一位受難者起造一座花園

咱欲為每一位受難者唸一首詩

咱欲為每一位受難者唱一條歌

佇咱的島嶼咱的樹林咱的田園

佇咱的國度咱的河流咱的山嶺

佇咱的腦海咱的內心

咱欲永遠記憶伊的名

咱欲永遠感念伊的疼伊的愛

三、走找光明路

莫閣自卑自嘆 哭調仔舉不起晴朗的天

若欲作番薯互人煎互人炸唱悲歌

咱甘願島嶼台灣是一塊大石頭

莫閣自怨自艾 哭調仔行不出光明的路

若欲作水牛互人埋互人割唱哀歌

咱甘願島嶼台灣是一隻大海翁

舉頭看藍天

找尋光明路

四、美麗的國度

美麗的國度是咱永遠的愛 美麗的國度藏佇咱心內

樹葉編織新國旗，花蕊畫出新國徽 鳥聲唱出新國歌

Ilhas Formosa~ Ilhas Formosa~

佇島嶼的海邊 台灣的囡仔佇彼歡唱 視野無限寬闊

佇島嶼的山頂，台灣的囡仔佇彼跳躍 伸手挽天頂的星；

佇島嶼的鄉村，台灣的囡仔佇彼成長 對自然學習生命的律動

佇島嶼的都市，台灣的囡仔佇彼勇壯 新的秩序佇恁手中開創。

Ilhas Formosa~ Ilhas Formosa~

島嶼的航程恰方向 是為著這款的夢想
咱流過的血恰汗 是為著這款的希望
編織夢想 描繪希望
為著綠色和平的美麗國度台灣

蕭泰然先寫完四個樂章，然後思索如何加上一段序奏。創作的最初動機是為紀念一個民主鬥士的年輕生命，寫就的作品則是延伸到台灣國族的自我認同與想像。他思考這樣的一個序曲應該與「台灣魂」有關，某一天，他靈感乍現，寫出的音樂彷彿勾勒出台灣先民唐山過台灣，在這塊沃土勤奮耕作的景象。

序奏「台灣魂」並不長，配上弦樂團，以行板速度悠悠奏出優美的旋律。連接到第一樂章〈你若問起〉，在一陣驚心動魄的鼓聲後，以管弦樂導奏揭開序幕。第二樂章〈記憶恰感念〉是a小調，先由男中音喃喃地吟誦出「每一位受難者—記憶—感念」，間奏之後再獨唱出「咱欲為每一位受難者，雕刻一座紀念碑……」，男中音唱完二行詩、女高音重複一次，樸直的旋律卻異常感人。然後轉到大調，將樂曲引向一個小高潮。第三樂章〈走找光明路〉以進行曲的速度、明快的節奏，唱出迎向光明的詩詞。第四樂章〈美麗的國度〉則刻畫出夢想和希望的島嶼。

《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在2001年7月2日，陳文成殉難二十週年，於國家音樂廳舉行首演。2002年在美國林肯中心、2004年在台灣日本東京演出。

李敏勇發人深省的詩歌，加上蕭泰然感人肺腑的音樂，感動了無數民眾，也再一次喚起台灣人，我們享受的民主得來不易，有多少先知先賢，為我們作了許許多的努力，受迫害、入獄、不得回鄉，甚至犧牲了寶貴的生命。

讓我們一起感念蕭泰然老師、紀念政治受難者、珍惜故鄉的點點滴滴！也讓我們繼續傳唱蕭老師的音樂，這些珍珠般的作品將成為所有台灣心的認同與記憶。◆